



棉花洁白如雪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母亲多是在傍晚时分到旱地摘棉花。一是白天忙于侍弄稻田的秧苗，抽不开身；二是等日头松了些，太阳太紧，叶子晒得太焦脆，容易和白花花的棉絮混在一起，摘不干净。摸着黑，母亲挎着大竹篮一身疲惫地回了家，她斜靠在木椅上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大口大口地灌着水。“饿了，等下我来炒菜！”她的声音不太，还喘着气。我走了过来，给她递上毛巾擦擦汗，这才发现她左手手臂上勒出一条深深的血印子。一箩筐棉花，可不轻！

吃完晚饭，母亲快速地洗刷好碗筷。我三下五除二地做完了作业，母亲便许诺我摘了多少棉花，会给我多少奖励。我把锈迹斑斑的文具盒在母亲面前晃了晃，“都用了三年啦！”我大声嚷嚷，以示不满。“买，买！卖了棉花，就给你买。”说时，母亲并不看我，还是头都不抬地摘着棉花。那时黑白电视正放着香港电视剧《香帅传奇》，我一边摘着棉花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精彩的武打场面。二集电视放完了，看了母亲摘了满满的一大筐，我才刚刚垫满竹篮子底部。

“啊，困死了！”我哈欠连天。

“洗洗睡吧。”

“妈，那你什么时候睡？”我揉着眼睛问道。

“还有一点，摘完了再睡！”

“妈，明天再摘吧！”我转着身子，准备回里屋了。

“唉！你爸不在家，我是里里外外只有一双手啊。明天还有明天的事，你先睡吧。”母亲关掉了电视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簇着头，佝偻着身子，把我刚才没有摘干净的棉桃又用力地扣了扣。我只顾着看电视，摘的质量也不过关，母亲还得挨个地找夹杂在棉花当中的枯碎叶。有时我一觉醒来，看见母亲还没睡，眼圈红红的。

无数个这样的夜晚，母亲早已习以为常了！等攒够百八十斤棉花，母亲便挑到街上的收购站，这是头批的棉花，质量最好，价格自然也就最高。棉花是按等级收的，最上等的三元，二级的二块八，最次的二块五。验收的人从里面抄起好几把棉花，都是和筐口的一样干燥、洁白、饱满。母亲的棉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一个样。母亲从不将残瓣、黑头塞在里面“以次充好”，她的棉花，总是卖得快，价格也卖得高。接过钱，母亲把整的叠好，卷起来，放到平时不常带的布钱包里。余下的零钱角票，买一些生活日用品：牙膏、牙刷、洗衣粉、肥皂、盐巴、酱油醋之类，当然我心心念念的文具盒也在采购之列。在我的一再央求下，母亲偶尔还会割上斤把猪肉，说是给我杀杀馋！前些日子，天气干燥，母亲嘴唇干裂上火，我便怂恿母亲买瓶梨子罐头，祛祛火。其实我心里也在打着小算盘，母亲一般只喝梨子水，大块的梨子肉自然归我啦，那口味当然要比村口那棵梨树上结的果子好得多。

记得有年雨水多，好多人家收摘不及时，棉花成色差，总像染着一层灰，摸起来也不软和。邻家王婶的女儿年底出嫁，急得老夫妻俩团团转，在哪儿弄好棉花呢？按照老家的风俗，姑娘出嫁，娘家人是要陪嫁几床被子的！知道了王婶的来意，母亲便匀了她50多斤棉花。“哪能要钱呢，乡里乡亲的，再说我也是看着小侄女长大的。算是借你的，总行了吧！”母亲笑着说。王婶这才把钱塞了回去。王婶一家连声道谢，说真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
如今老家水稻已大面积种植，实现机械化操作，但棉花还不行，费的是功夫，花的是时间！进城后，母亲也早已不种棉花，一到棉花上市的季节，母亲总央着我，陪她回老家看看。“贫寒的岁月，多亏了那些棉花啊！”母亲常喃喃自语。我挽着母亲的胳膊，忽然发现她头上的白发也像棉花般洁白、温暖，却又隐隐地让我睁不开眼！

立冬闲话

■ 山东临清 杨金坤

每年的阳历11月7日或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，立冬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立，建始也；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意思是说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，收藏入库，动物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。

立冬分三候：“一候水始冰；二候地始冻；三候雉人大水为蜃。”此节气水已经能结成冰；土地也开始冻结；三候“雉人大水为蜃”中的雉即指野鸡一类的大鸟，蜃为大蛤，立冬后，野鸡一类的大鸟便不多见了，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外壳与野鸡的线条及颜色相似的大蛤。所以古人认为雉到立冬后便变成大蛤了。

立冬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合称四立，在古代社会中是个重要的节日。过去是个农耕社会，劳动了一年，立冬这一天要休息，顺便犒赏一家人的辛苦。谚语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”就是最好的比喻。古时此日，天子有出郊迎冬之礼，并有赐群臣冬衣、矜恤孤寡之制。后世大体相同。《吕氏春秋·孟冬》：“是月也，以立冬。先立冬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，曰：‘某日立冬，盛德在水。’天子乃斋。立冬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。还，乃赏死事，恤孤寡。”高诱注：“先人有死王事以安边社稷者，赏其子孙；有孤寡者，矜恤之。”晋崔豹《古今注》：“汉文帝以立冬日赐官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袄子。”又“大帽子本岩叟野服，魏文帝诏百官常以立冬日贵贱通戴，谓之温帽”。

贺冬亦称“拜冬”，在汉代即有此俗。东汉崔定《四民月令》：“冬至之日进酒肴，贺谒君师

耆老，一如正日。”宋代每逢此日，人们更换新衣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清代“至日为冬至朝，士大夫家拜贺尊长，又交相出谒。细民男女，亦必更鲜衣以相揖，谓之‘拜冬’”。民国以来，贺冬的传统风俗，似有简化的趋势。但有些活动，逐渐固定化、程式化，更有普遍性。如办冬学、拜师活动，都在冬季举行。

立冬吃饺子寓意是秋冬相交之时，被称为“交子之时”，而饺子与交子同音，所以这个传统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。还有“立冬吃饺子不冻耳朵”一说，源其饺子形状像耳朵，古人讲究以形补形，在寒冷的冬天吃了饺子，就不会怕露在外面的耳朵受冻了。

古时不少文人墨客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立冬盛景。宋代的钱时《立冬前一日霜对菊有感》：“昨夜清霜冷絮裯，纷纷红叶满阶头。园林尽扫西风去，惟有黄花不负秋。”马上立冬了，红叶纷纷落下，西风吹过，黄花却依旧在，黄花给立冬也增添了几分诗情，让立冬多了一份情调和色彩。明代人王稚登有首《立冬》诗：“秋风吹尽旧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诗人笔下的立冬则见些许禅意，秋去冬来，树叶落尽，客居他乡的旅人唯有禅月相伴，读来颇有人生的意味。

中国的节气是农耕风俗的载体，历史过去了，留下的是文化。节令风俗实际是农俗文化，在现代生活中虽然已无实际意义，但却增添了许多生活情趣。

怀念一头牛

■ 内蒙古赤峰 刘万祥

多少年过去，我还是会怀念起我家的那头老花牛。老花牛，双膝跪地眼里噙满泪水，用不解和祈求的目光，看着它的主人——我的父亲。虽然牛不能说话，但它的行为足以表达它的内心世界，牛好像在祈求它的主人：“主人，留下我吧！如果以前做得不够努力，今后加倍努力，还不行吗？”它像往常那样，没有任何肢体摆动，也没有发出一丝嚎叫。也许是老了，自1980年来我家，耕作十多年了，已是老态龙钟。这次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父亲一改往常的真诚，慢吞吞地对牛说：给你找个好人家，享福去吧。然后是一声叹息。我知道，父亲的真实意思根本不是这些。

牛是通人性的。牛似乎知道，这一走，十有八九不是好事情。要么换成另外一家，要么进屠宰场。牛自来到我家，已经十多年了，虽然力气不大，但一直是耕作不辍。在夏天里，父亲总是割青草喂它，每每见牛身上有牛虻叮咬，就像是叮咬了自己一样，会停下手头的活，帮助它摆脱叮咬之痛。在春秋或冬天闲暇时，阳光洒在牛身上，父亲大部分时间是给它刷刷毛，给它挠痒痒。洗刷后，牛舒服了，主人也有成就感。如果换到别人家里，能有这样的待遇吗？我家的牛，虽然不是通体一色，但是身上的毛均匀整洁，惹人喜爱。

日上三竿了，牛市离我家有不少路，再不启程，就赶不到集市了。父亲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，从堂屋到牛棚，踱来踱去。最后，父亲离开牛棚，满脸无奈地嘟囔：“要是大富家主啊，给主人家出过力的牛，等牛老了，不能动弹了，是不杀的，也不会卖的。如果牛死了，就埋在自家的田地了。”我分明看到父亲眼里含着泪花。父亲心

里最清楚不过了，全家九口人的生活花销，从何而来啊？还有好多盘算没有着落呢！孩子们的学费啊，盖房子的钱啊，人情世故的开支啊等等。

牛的思绪，如同父亲的思绪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。我家的花牛，自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，每年怀胎一个牛仔，等牛仔长到一岁多，就被卖掉换回钞票，供家里人开销。花牛，从没大声嚎叫过，虽然拉犁慢些，但一直很努力，从不惹主人生气。是啊，父亲虽然有牛鞭子，但很少用它，在犁地的时候，只是象征性地搭在肩膀上。记得有一次，一天犁了三块地，花牛累得实在是行了，偷吃了一口邻家的庄稼，挨了三鞭子，牛继续拉犁，父亲眼里含着泪花。

花牛想，是不是因为以前偷吃了一口邻居家庄稼的原因？如果不卖掉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今后多干活，再不偷吃邻家的庄稼了，就是平时少吃点也可以啊；也不需要主人在秋天里铡下的草里，拌上食盐或豆浆了……

父亲来到牛跟前，蹲了下来，像是跟自己孩子说话一样，嘀咕了一阵子，这回牛好像是理解了，蓦地站立起来，跟着父亲走了。就这样，永远地离开了我的视线。我的脑海里，突然浮现，我家的花牛被人驱赶上了车，然后到了新的屋檐下，虽然不像父亲那样疼爱，但至少还在呼吸着空气，我不愿再想下去了……父亲从集市上回到家里，对全家人说，牛年纪大了，不能干活了，享福去了。一连几天，父亲还是像往常那样挎着满筐的草料倒入牛槽里，看看没有牛，然后又自嘲地一笑。多年来，我时常梦见，父亲侍候着我家的老花牛。

俯首甘为孺子牛，说的就是我家的那头老花牛，它永远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目中！